



我們的街

揚·貝特遜著

譚文瑞
黃炳輝

譯

我們的街

1933 — 1934 年写于法西斯

德国国内的紀事录

[德国] 揚·貝特遜著

譚文瑞 譯
黃炳輝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Jan Petersen

UNSERE STRASSE

据 Betty Rensen 英文译本 "Our Street"

(Left Book Club Edition) 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07 字数21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³/₈ 插页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定价(8) 0.93 元



作 者 象

BCH 61/15

作者序

这本在极大的困难下在德国写成的书，是叙述柏林—夏洛登堡区“紅色”瓦尔街事件的記事录。它虽然在地域上有局限性，但不仅仅是法西斯德国一条工人街道的史实。法西斯主义在一切德国城市的所作所为都是一样的。所附的名单上开列着夏洛登堡区被杀害的反法西斯烈士的姓名。名单是真实的，但絕不是完整的，而这还只是西柏林这一个区的殉难者。

这本书是献给夏洛登堡的死难烈士的，是为了紀念所有被法西斯党徒杀害的人。它报导了成千上万无名英雄的英勇事迹。他們不顾屠刀和监狱的威胁，勇敢地坚持着斗争，坚持着为爭取德国人民最后解放，为社会主义的斗争！

揚·貝特遜

夏洛登堡死难烈士名单

1933年1月30日^①以前

奥斯卡·奥维格	20岁, 被巡警枪杀
艾力希·弗里许曼	26岁, 被巡警枪杀
汉斯·克拉费特	19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艾力希·齐姆克	22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奥图·格吕纳堡	20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玛克斯·许尔默	32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艾力希·朗格	24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1933年1月30日以后

保尔·舒尔兹	20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汉斯·夏尔	21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瓦尔特·哈奈克	25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弗里兹·考洛歇	24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马丁·米哈拉克	25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保尔·窩斯	29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卡尔·马尔兹	28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汉斯·穆勒	46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① 希特勒上台的日子。

德文版序言

这本书从写成到在德国出版，经历了十三年之久。这一叙述反法西斯斗争和柏林夏洛登堡区瓦尔街事件的記事录开始于納粹上台的前几天，到一九三四年年中为止。这本书的札記在当时事件发生时記載下来的，最后在两个地方写成：在奥兰尼恩堡附近小魏貝林湖边的別墅和夏洛登堡区克乃賽貝克街（和瓦尔街相隔不过几分鐘的路）我的斗室中。

写作这本书，就象当时我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一样，不得不由于和我在一起密切合作的同志的被捕而經常中断，而且国家秘密警察两次把我的名字列在黑名单上，每次我都不得不等着瞧“事情会怎么样”。

每星期，我背包里装着新写成的手稿，从魏貝林湖骑着摩托車經過奥兰尼恩堡集中营的崗哨，到柏林去和一位作家朋友研究手稿。几年以前，他也牺牲了。

我在瓦尔街住了九年，参加了夏洛登堡的反法西斯运动。当冲锋队三十三支队在警察的保护下通过“我們的街”时，那些褐衫队員对着我們的窗戶作出要吊死我們的手势。他們上台后，三十三支队队員們闖进了我們的住所，手里拿着手枪，搜查了整个房子。我在不久以前偶然搬了家。他們如果到拐角上主管的警察局去查問，警察局是会把我的新住址告訴他們的。但是沒有人去問。有很多事情在事后看来很难解釋，使人几乎认为是

“僥倖的”。全書的手稿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偷運到國外去的。

1934年秋，我用打字機把手稿打了三份。兩份密封後埋在不同的地點。一份通過地下的交通送到了漢堡。本來計劃，由一位我不認識的勇敢的德國水手把它帶到英國去的。過了好幾個星期，從漢堡來了回話：水手為了避免暴露，不得不在最後一分鐘把手稿扔在港內。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再一次想辦法把手稿帶到國外去。朋友們把它帶到德累斯登，準備從那兒偷運到捷克去。過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還是無法從德累斯登得到關於手稿的消息。手稿下落不明，看來要丟失了。第三份，也是最後一份手稿埋在柏林城外一個育苗區邊上的一棵樅樹底下。樹上做着記號。這一份如果也丟失，或者無法偷運到國外去的話，那麼以前的一切努力將會落空，向國外宣傳德國反法西斯戰士的鬥爭的計劃亦將失敗。

於是，在1934年聖誕節，我決定執行早已擬定的計劃，把最後一份手稿親自帶到國外，帶到布拉格去。納粹上台後，我已經到過布拉格幾次，為的是和流亡在那里的德國作家們會晤。因此，我知道怎樣“偷越”國境，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從邊境的另一地點回到德國來。

這次我們一行二人，全付滑雪裝備，表面上是去作一次無害的聖誕節旅行。手稿烤在兩塊糕餅中間，裝在我的背包里。我的朋友瓦爾特·史托勒不久以前才從布蘭登堡集中營里釋放出來，他的背包里也裝着自己的一份手稿。我們知道，黨衛軍的滑雪隊帶着卡賓槍在邊境上巡邏。因此，我們想辦法不被人發現，從這些巡邏隊中間偷偷溜了過去。

我們到布拉格的第二天，那位留我們住宿的流亡作家朋友的妻子來告訴我們，她聽說今天有一部反法西斯小說的手稿從

德国运到了布拉格。这就是几个月以来在德累斯登下落不明的那份“我們的街”的手稿。那位負責运送的人进行了一次冒險，他把手稿放在一个沒有盖子的籃子里，上面放着几包糕餅，提着它从一个官方指定的过境地点的官吏身边走过。边防軍拿起几包糕餅来檢查，但只拿了面上的几包。德累斯登的朋友們和我們一样，他們一直在等待着圣诞节，那时边境上往来頻繁，行动方便一些。因此，在这以前，他們一直沒有和我們通消息。后来，在1935年4月，巴黎已經出現了“我們的街”的摘要。我們在柏林沒听說这件事。

我的外国出版商在书付印以前問我，书中现实主义的叙述会不会危及还在納粹德国活动的同志們。这点在写的时候已經考慮到了。在一篇譯者的序言中也明确地指出，事情的經過和人物的命运都是如实叙述的，书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形式不一定全是。有关人物的姓名、外貌和家属經過了必要的改变或調換。柏林其它城区地下工作中的个别事例被編入了书的情节中。在夏洛登堡死难者名单中提到的姓名全都是真实的。他們牺牲的情况都是按事实叙述的。

必須介紹真实的情况，又不給国家秘密警察留下痕迹。举例來說：汉茲·普勒斯其实是我的同志瓦尔特·史托勒，我后来又遇見了他。他是当时少数虎口余生的同志中的一个。他被釋放后，对我講述了艾力希·繆薩姆受虐待的情形。在布兰登堡集中营，他們睡的草鋪紧挨着。

这本书完全沒有給国家秘密警察提供任何綫索。他們如果查出了作者的身份，可能会引起某些后果。我的家属也可能遭殃。这点，即使后来在国外也一定会知道的。我流亡返国后，有机会看到偶然沒有被燒掉的国家秘密警察档案中关于我的記

录。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国家秘密警察到1941年,即战争爆发后两年,一直在向国外调查我的下落。调查的原因是我过去在德国抵抗运动中的活动。国家秘密警察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了。

现在,“我们的街”在德国出版了,未经修改,就象我在当时写的一样。这本书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任何事后的修改都将有损于形式和内容的真实性。据我所知,这是唯一在希特勒德国写成、在国外出版的反纳粹的书籍。也许,这个事实就已经有助于令人信服地向外国介绍“另一个德国”了。

如果这本书在祖国有助于使法西斯主义永远不能再生根,并且通过所有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的德国,它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

揚·貝特遜

1947年2月于柏林夏洛登堡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在傍晚的时分，我同我的同志理查·许提希和佛兰兹·桑德尔沿着瓦尔街踽踽。我們走到柏林大街的拐角停了下来。眩目的弧光灯在我們头上照耀着。汽車和電車川流不息。“那边又来了一批，”理查用胳膊肘推了推我說。三輛风尘仆仆的敝蓬卡車从左面开来。它們緩慢地鱗鱗駛过那弧光灯照射下的光圈。卡車上站滿了穿褐色制服的人。灯光一瞬間映出几張帶有稚气的臉。他們好奇地望我們一眼，臉上露出一種对大城市的惊愕的神色。理查念出了最末一輛卡車的号碼。

“他們全是打乡下来的，把所有的人都弄来了，”他說。

佛兰兹·桑德尔点点头道：“他們都是农場工人。”

他靠在路灯柱子上。

“我曾經給农場主干过活儿。过去是参加了鋼盔团^①的人才能找到工作；現在就得是冲锋队员^②了，否则是找不到活儿干的。”

一輛敝蓬汽車駛过；六个穿褐色制服的人坐在可以扳下来的座位上。

“冲锋队的巡邏車！”理查說。

① 反革命的退伍軍人团体。

② 德国国家社会党的軍事組織，曾以恐怖手段替希特勒政府鋪平道路。

納粹的總部就設在霍恩車倫王室的宴会厅，离开我們不过几条街。他們更多的警車每隔一定的時間就出來巡邏街道。警察从来不搜查他們的武器。

“咱們走吧！”佛蘭茲冷冷地說，轉身就走了。

瓦爾街兩邊是兩排鱗次櫛比的房舍，被几盞暗淡的煤汽燈照亮着，在我們面前就象一條漫長幽晦的峽道。在一戶人家的門口站着三個巡警，他們把帽子的皮帶緊扣在下顎上，肩頭露出步槍的槍銃。

“崗哨增加了！”佛蘭茲說。

房子的門口都站着人。他們在低聲談話，仿佛是怕惊醒什么人似的。我們向他們點頭。理查把兩只手指高舉到帽邊，就好象他在檢閱他的護房隊似的。街道的中段突然折斷了，那排房子到這里空出了一大截。這是一所建築物的基地，上面堆了一片瓦礫，用醜陋的灰色籬笆圍着，我們的政治標語貼在一個巡回演出的馬戲團的破碎的廣告上面。鄰近就是夏洛登堡發電廠，這是一所宏偉的新式的紅磚建築物。低矮的木頭房子由工廠的左面伸展出去。所有的窗戶里都還有燈光。這些在房荒鬧的最嚴重的幾年里趕蓋起來的臨時寓所，現在已經成為永久性的住宅了。幾乎全部的住戶都是失業者。

理查突然止住了腳步。他仰望著左面高出那些寓所之上的那塔孤零零的廠房側牆。這里很安靜，安靜得有點可怕。只見那些日夜不停地開動的機器的單調的響聲從發電廠高大的窗戶傳出來。

“我們黨的標語，”理查說。

在側牆頂端高高地油漆着幾個大字：

反对法西斯主义者！投第三張名单的票！

共产党！紅色陣綫！

理查和艾迪！艾迪——我們区里最出色的爬山能手，夜里用一条繩子从屋頂爬下来，落在—块搖摆的木板上，涂上我們的竞选标語。察警就是在白昼也不敢爬到那里去的，虽然那些字有如胡椒一般地刺痛他們的眼睛。側牆上那排发出亮光的窗戶象是悬在黑夜的天空。

几年前发生的一次煤气爆炸毀坏了那所房子前面靠近側牆的地方，只剩下那門厅的大門成为一件不幸的遺物。后院的倒塌的圍牆正临着大街。我們看見窗戶里有几件家具，繩子上晾着一些洗过的衣服。

側牆附近的凡尔納啤酒店是我們开会的地点。我們穿过馬路。我們的崗哨站在外面。

“紅色陣綫！”

“紅色陣綫！”

窗上有些小圓洞；那是冲鋒队第三十三支队用手枪打穿的。玻璃的上半部已安上了一些圓的銅片。保險公司把窗戶修理过好多次了。

“有什么特殊情况嗎？”

“沒有，許提希同志，只有那些警車……”那站崗的住了嘴，朝着街道中断的地方点头示意。車头灯随即把我們照得睜不开眼睛。汽車慢慢地駛过。

閃閃发光的鋼盔。步枪。

“他們已到过这里两回了。搜查武器……这儿……在我們的地方！”那站崗的嘲弄地說。

理查推开了門。一陣喧鬧的聲音迎面扑來。那個肥胖的、長着一把白胡子的店老板在櫃檯那邊向我們點頭。他的紅臉的妻子在洗濯玻璃杯。屋子裡煙霧弥漫，有着一種忐忑不安的情緒；我的神經立即發生反應。一群激動的人圍着擺在中央的那張大桌子站着。

“……明天是納粹武裝演習的日子。社會民主黨人會不會……？”

“我已經跟好些人談過了；他們明天在街上會同我們在一起的，佛蘭茲安詳地說。

“自從七月二十日普魯士政府被勒令解散以來，許多人都了解……”

“從了解到戰鬥……”

“現成貨”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報紙來。他是白蘭涅克梅耶現成服裝公司的推銷員，總要穿得象個“紳士”。

“……有望於警察總長當此最後一刻深明局勢之嚴重……”

“好象警察會和我們站在一邊似的！”

“連我的社會民主黨的朋友們也要見笑的。他們明天將同我碰頭！”

我從他的肩頭望了那張報紙一眼：一幅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①的照片，上面是一行大字：

冲鋒隊在比洛夫廣場^②上游行！

這還不算故意挑釁？

①、② 比洛夫廣場在柏林中心，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址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即在此。希特勒獲取政權後，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改名為霍爾斯特·魏塞爾大樓。

我們背后的門驀然打開。我們轉过头去。一個年輕的同志把他的自行車靠在櫥窗上之後，走了進來。

“找佛蘭茲同志，”他說。

佛蘭茲點了點頭：“對。”

“我是區委會的通訊員。”

那個青年在口袋裏摸索了一陣，掏出了一張折迭好的紙條。門立即砰的一聲又在他背後關上了。談話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那張白紙條。

佛蘭茲向我和理查點頭示意。他擺動着他那寬闊的肩膀，從我們面前走過去。我們曾經給他起過個綽號叫“大力士”。

我們走進旁邊的房間。

佛蘭茲把紙條遞給我們。

“關於明天的指示。你已經知道你的護房隊該幹什麼了吧，理查？”

“是的，我現在也該走了。”理查和我們緊緊地握手。

佛蘭茲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喊進來。周圍都是嚴肅的臉孔。他依次注視着每一個人，仿佛他要对每個人的可靠性進行一次考察似的。他用冷靜而沉重的語調說道：

“我不用多說了，同志們。我們不能不經一戰而把柏林拱手讓給法西斯黨徒。我過一會兒就把明天的集合地點告訴組長們。我們要以分散的小隊從各個街道出發。大家注意一切都得準時，誰也不能誤事。你們今天夜里最好三五個人在一起和衣而睡。工人們期待着我們的保護哩。明白了嗎？”

大家沉默地點了點頭。房間一下子空了。

我們——佛蘭茲、羅塔克爾、“現成貨”和我最後离去。我們的腳步聲在那冷清清的街道上發出了回聲。

各大樓得到了通知，守衛的崗哨加強戒備。如果明天發生流血的战斗，工厂星期一就要關門。當然，最優秀的人很久以前就已經被解雇了——佛蘭茲、羅塔克爾以及許多別的人。

我們走到了羅塔克爾的住所。他走上樓去。市政廳的大鐘傳來報時的鐘聲，在牆垣之間漸漸消散。警車還在巡邏。車頭燈的燈光充溢滿街有數秒鐘之久，然後消失了。一輛汽車沒精打采地按着喇叭；卡車不時鱗鱗而過。褐衫隊^①還在湧進城裡來！

羅塔克爾下來了。他站在佛蘭茲身旁。這個小職員在昏暗之中好象显得更加干癟了，只有他的銀框眼鏡在臉上顯得更大。我們聽着他低聲而有點吞吞吐吐地說：

“佛蘭茲，如果明天我遇到什麼不測，我是毫不畏懼的……”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氣。

“……你會照料艾爾絲和孩子的，是嗎？”

“別擔憂，艾力希。不會那麼嚴重。”

佛蘭茲那樣說。但是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話。

“……好吧，萬一出什麼事，你可以放心！”

我看到羅塔克爾緊握着他的手。

*

*

*

我們在街上慢慢地走着。凱蒂——我的女友，挎着我的胳膊。她穿着深藍色的新衣服。佛蘭茲——她的兄弟，走在我們前面。他臂上挽着海爾黛。我們幾乎都穿着節日的衣服。

柏林一夜之間已成了一個兵營。警察巡邏隊，六個到八個人一隊，從我們旁邊走過，肩頭露出步槍，軍帽的皮帶緊扣着下

^① 即冲锋隊，以其制服為褐衫得名。納粹魁首以此名其恐怖組織，以示光榮。

顎。每隔两家的門口都站着双崗。

“出動了一万五千名警察，”罗塔克尔低声說。

我們来到了莫阿比特区。小动物园是冲锋队集合的地点。那广场由两层警戒綫包围着；在他們后面站着冲锋队的队伍。从邻近的街道走来了褐衫队，旁边有警察护送。骑着馬的警察把守着公园的入口。警察的卡車从我們身旁驶过，两面的板都放了下来，以备随时跳下車来。我們混雜在行人的潮流之中，人們推着緩慢地前进。人行道上黑压压地挤滿了人。千万不能失去联系！他們在那儿呢！佛兰茲、恩斯特、保尔和“长毛”。

突然，从广场那边傳來了一片呼声：“打倒褐衫队杀人犯！打倒！打倒！打倒！”

骑着馬的警察掉轉馬头；警察成散开队形，向人行道上冲去。軍帽底下的臉孔严峻无情；手里拿着步枪。

“走！散开！散开！”

毆打声中掺杂着一片“可耻！可耻！”的呼喊声。

我望了凱蒂一眼。她的臉裹在皮領子里，显得又小又蒼白。警察冲散了群众。在我們左面，两个警察把一个年輕的工人赶上一輛等在附近的卡車。他弯着身子走；他們把他的胳膊扭在背后。他們还在揍他！

“狗杂种！让咱們制止他們！”罗塔克尔怒喝一声。

我紧拉着他的胳膊。“別动！你这样做他們正求之不得！”

在街的另一边响起了“国际歌”的声音。歌声悠揚，在粗野的叫喊中結束。褐衫队的队伍开始游行了。两行警察护着他們。我注意到那些冲锋队的糾察队员一个个都是长得很魁梧的家伙。他們的褲口袋很明显的鼓出一块。左輪手枪！

他們唱道：